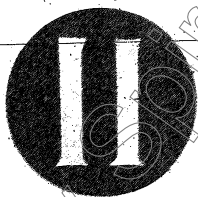


廣 揚

耶穌叫過他們來，說：「讓孩子們到我這裏來，不要攔擋他們，因為天主的國，正是像似他們這樣的人的。我實話告訴你，誰不像幼童一樣接受天主的國，將不能得進。」

——路加：十八章，十六——十七節。



天津天主教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六日

第十一期目次

| | | |
|---------------------|-------|-------------|
| 半月大事 | | (一) |
| 半月談 | | (五) |
| 在四什庫「仁慈堂」裏我親眼看見的幾件事 | | 壽國峯(七) |
| 帝國主義分子殘殺我國嬰兒 | | 谷香(一〇) |
| 羅賓田的罪惡史(漫畫) | | 林生(一二) |
| 我認清了帝國主義分子的醜惡面目 | | 王嘉齡(一六) |
| 徐州市天主教友愛國學習委員會 | | |
| 告天主教友及各界同胞書 | | (一九) |
| 「聖母軍」——帝國主義罪惡的工具 | | (二三) |
| 孫峻德神甫來函 | | (二六) |
| 誰「吃」了我一萬法郎?(詩畫) | | 文禱詩·張鸞畫(二七) |

半日事

北京市人民政府

接管「仁慈堂」

北京市人民政府接受各界人民要求，於十一月三十日宣佈接管西什庫「仁慈堂」，並逮捕殘害兒童的法籍修女雷樹芳，將依法嚴懲。

西什庫「仁慈堂」是法國天主教「仁愛會」在一八六二年創辦的女孤兒院，從一九四六年起，受美國津貼。中國兒童在這裏貧困飢餓，虐待，疾病大量死亡。該院院長法籍修女雷樹芳承認，八十九年來，入院兒童二五、六七〇名，死亡二三、四〇三名，死亡率達百分之九十一。

兒童們每天五時就得起床，直到夜曉七時以後方得休息，在一天中，除去盥洗，就是作苦役。就以掃地板來說，不管冬天多麼冷，兒童們依舊在門外露凍上，跪着用小布塊刮冰水。孩子們的膝蓋都起了瘡皮，一擦就的厚繭，兒童王藍琴就是這樣累死的，崔大楊，保潔，馬玉華，戴淑琴等都因此成了殘廢。

大部分兒童都是全日勞動，活計忙時晚上加工；在日寇佔北京時期，有時加工到夜裏一點點鐘，連上廁所時也拿簪做。

院裏膳食非常惡劣，就是在解放後，兒童們的伙食每日每人也沒超過一斤小米。一週歲以下的嬰兒，吃的是抽去油的牛奶奶水，沒有任何副食品。院裏從來不給開水喝，許多小孩由於喝涼水得了病。

兒童經常受到各種殘酷的虐待。有一個叫柯燧的兒童把外國「姑奶奶」給她的袖口的青布片丟掉了，向「姑奶奶」講求寬恕，「姑奶奶」不答應，不給她飯吃，非要她找回來不可，逼得她跌了井。那時正是冬天，兒童們把她救出來，已經凍得渾身僵硬了。有人給她一床被蓋，「姑奶奶」來了，就罵道：「關你們什麼事，柯燧差自己要下地獄的。」兒童順利在病中尿了炕，除挨打挨罵之外，還被擲跪在冰冷的地板上頂着尿濕了的褥子。她的病因而加重，終於被折磨死去。

有一個名叫徐蘭彩的孤兒被「姑奶奶」折磨得生了重病。當她還沒有斷氣時，「姑奶奶」就把她硬裝在棺材裏，她在裏邊還發力地喊訴：「媽對！媽對！我不……」，並用腳踢棺材蓋。可是狠心的「姑奶奶」竟叫幾個人坐在棺材蓋上直到她斷了氣。還罵道：「這孩子不聽話該下地獄。」雷樹芳之流，就是這樣殘害中國兒童的。

兒童死了就被剝光了衣服，三、五個一起裝到一個活底棺材裏，一起抬到墳地去，把屍體扔入坑裏，積存

再帶回來。自一九四二年到四八年，在郊外就有十四個一丈見方的坑，裏面埋着無數小孩的屍體。

這些帝國主義分子還幹着販賣人口的勾當，他們強迫那些把孩子送入院的家庭立下字據，孩子們的生、死、病、娶由她們擺佈。這樣，帝國主義分子就可以在兒童坊小時剝削她們的勞動力，等到她們長大時，又可以賣出去。李金花十八歲時，被騙給一個六十歲的老頭，騙武才被騙給一個傻子。白芳琴由李神甫帶到安次縣賣了兩次，第一次身價是偽幣一百元，第二次是偽幣一百一十元。

北京市人民政府接辦「仁慈堂」這一正確措施，使得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仁慈堂」的職工與孤兒，更是興高彩烈，從今天起，這些孤兒們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裏來了。

「聖母軍」首要分子

陳哲敏等在滬就逮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奉令將「聖母軍」首要人員陳哲敏、沈士賢、沈多春、張亮惠等犯予以逮捕。他們一貫在索培里、莫克勤等帝國主義分子操縱下，幫助建立「聖母軍」反動組織，擔任「聖母軍」的「要職」，進行各種反對中國人民和人民革命事業的反動活動。陳犯哲敏地索培里的私人秘書，幫同索培里、莫克勤策劃「聖母軍」進行各種反動活動，是「聖母軍」上天的「指導司錄」。自一九三五年起即在羅

馬受訓，至一九四六年底隨索培里回到中國。「聖母軍手冊」的中文譯本就是由他和沈士賢「合作」的組織產物。沈犯士賢一九三七年即在羅馬受訓，並同時參加了「聖母軍」。一九四七年夏，沈犯與莫克勤又同在愛爾蘭「聖母軍」總部受專門訓練，一九四八年回到中國，即奉索培里之命協助莫克勤建立「聖母軍」。沈犯曾充上海「聖母軍英文區會」、「中國成人區會」、「中國青年區會」及「上海分會」等的指導司錄。沈犯多森，是「聖母軍上海分會」的會長。張犯亮惠是「聖母軍上海分會」的副會長。

陳犯等欺騙脅迫「聖母軍」人員，不許他們參加訂愛國公約。他們利用「聖母軍」各「支會」內設立的「聖母軍圖書館」，將「天主教教務協進會」所出各種反動書刊：「聖而公會」、「學習參考」等廣為散發，灌輸青年思想。煽動教徒反對人民政府，破壞和歪曲愛國天主教徒的三自革新運動。以上各犯被捕後，由於罪證確鑿，無法狡賴，已先後低頭認罪，人民政府將根據各犯罪行與悔過程度，依法分別予以懲辦與處理。

上海抗美援朝天主教會

發表告教友書

帝國主義分子的忠實走狗前上海徐匯中學校長張犯伯達（神甫），罪行累累，由人民檢舉，經公安機關調查研究屬實，於八月九日將其逮捕。張犯患大膽癡症，

於十月十一日死於公安醫院。隱蔽在上海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們繼續進逼，稱張犯是「致命聖人」，要教友「向他學習」，爲他帶孝；上海市抗美援朝分會天主教支會，爲了揭穿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特發宏告教友書，號召教友提高警惕，純潔教會組織。告教友書首先指出：「我們上海天主教會內，最近出了一件令人痛心切齒的事，不久以前患大癩症病死在公安醫院的反革命分子張伯達，竟被隱蔽在教內的少數帝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走狗稱作「致命聖人」，要教友「向他學習」，爲他帶孝；他們還造出各種無恥的謊言來要我們相信。這是對我們聖教會極大的污辱！對我們所有教友的污辱！」

「張伯達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中華民族的叛類，也是我們聖教會的叛類。」

告教友書中歷述張伯達在作徐匯中學校長時，一貫壓迫工友及其他罪行。在淪僑時期，他常常賂客和日寇聯歡，巴結大漢奸潘三省。日寇投降了，他又和殺人魔王傅醫備司令勾結。解放後，他又勾結特務分子，欺侮肅清，反對人民自己的政府。去年冬天美國強盜侵略朝鮮打到我們東北邊疆，全國人民發起抗美援朝運動，張伯達却說：「參戰是殺人，是違反教義，違背良心的。」阻止青年參戰，不問天主教教友愛護自己的祖國，但在另外一方面，他却秘密的送了幾個學生到台灣去參預僑國防部工作。因爲張伯達是帝國主義走狗，中國人民的敵人，所以帝國主義分子拚命推崇他，硬要教友們承認他

是什麼「聖人」，替他帶孝，自然沒有什麼奇怪的。告教友書中繼續指出：「帝國主義分子從來或是背叛第八條「毋妄證」的誠命的。他們明明知道張伯達是病死的，並且是經過許多醫師檢驗證明了的，但是爲了他們自私的帝國主義的利益，他們個個要無恥與惡毒的製造出各種謊言來欺騙教友，說什麼張伯達是被打死的，想這樣來煽動一部分落後的教友仇視自己的政府。」

「親愛的教友：如果我們容忍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把反革命分子稱作天主教的「聖人」，那不是把我們的聖教會與反革命分子不分了嗎？他們宣傳說張伯達這種反革命分子能「直升天國」，那不是對天國的最大污辱嗎？這種瘋狂的污辱，我們廣大的教友是決不答應的！」

「親愛的教友：這些披着羊皮的惡狼，那兒是在講什麼信德道理，他們要教友們「跟着張伯達的道路走」——就是說跟着反革命的遺路走。我們廣大的教友要警告這些惡狼：不要夢想中國教友會聽信你們反革命的宣傳，你們逃不了正義裁判的！」

告教友書最後指出：「爲了愛護自己的祖國，我們全上海的教友，決不容許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走狗繼續裝藏在我們的聖教會內來作危害我們祖國的勾當。爲了愛護和純潔自己的天主教會，我們全上海的教友，也決不應再讓這些法利賽人繼續歪曲教義，亂造謠言，濫用神權來欺壓我們，污辱天主與污辱聖母！耶穌

簡手趕走那些污辱聖殿的敗類，保持聖殿的聖潔，就是我們的榜樣！」

西安市人民政府驅逐

間諜葛露膏等出境

西安市人民政府於上月下令將帝國主義分子、意大利人葛露膏（西安總主教區代理主教）、邊寄寧（神甫）兩犯永遠驅逐出中國國境，同時命令在葛、邊兩犯指使下進行反動宣傳、散佈謠言、污蔑我國家法令的意大利人佳伯濟（神甫）、吉安樂（前西安市安多醫院院長）、安飛羅（修女）三人限期離開我國國境。

葛露膏和邊寄寧兩間諜分子，自一九四四年起即與美國間諜建立了組織關係，為帝國主義搜集情報。西安解放後，葛邊兩犯在前西安總主教區主教萬九樓（已逃回意大利）指使下，私設電台，繼續刺探我國軍事、政治、經濟等各種情報，並暗藏武器彈藥；窩藏蔣匪特務分子王耀先等；印刷和散佈反動書刊，破壞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此外，葛犯等還曾盜竊了大批我國的古代文物。

通遠坊破獲間諜案

陝西省高陵縣通遠坊，日前破獲了潛伏在天主教內的特務間諜案，主犯為帝國主義分子羅美瑞等。

通遠坊自一八四四年就有了堂口，到如今已有一〇七年了。百餘年來，帝國主義者就利用着它對中國進行侵略。解放後，意籍神甫羅美瑞等活動的更厲害了。去年他們先後散發充滿反共、反蘇、反人民的荒謬言論的『現代問題解答』等反動小冊子，經常造謠搗亂。羅美瑞又會裝設電台一部，進行間諜活動，解放後，始終沒向人民政府繳出。到十月七日才被人民政府查獲。這是個美國造的一種軍用輕便收發報機，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出品，由堂對門中國神甫李宣義（地主）家後院破房中地下挖出來。李宣義承認：『是羅美瑞的電台，過去裝在他的房中（堂大樓之層西邊有套間的房子）。一九四九年二月臨解放時，羅美瑞怕暴露秘密，方把電台裝設到我家來，後來才埋在地下的。』十月十六日又在堂後豬圈中挖出另一部電台的二十八塊零件。

通遠坊和附近村莊，共有教友兩千零六十人，過去受了帝國主義分子的欺騙、蒙蔽，開始以也們那裏沒有帝國主義分子，不需要革新，故各地三日運動掀起後，他們一直沒有搞，自羅美瑞被捕後，通遠坊的教友們知道了誰是帝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罪行之後，從十月十六日到二十六日十天當中，就有九〇六人自動簽名擁護三自革新。十月十六日他們成立了通遠坊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促進會籌備委員會，選舉出二十五名籌委，任子平（中國籍神甫）為主任委員。侯敬賢（會長）等四位為副主任委員。當天就發表了三自革新宣言，號召教友愛國愛教。現在籌委會正在積極準備正式成立工作。

（西安市三自革新運動促進會宣傳部通訊稿）



怎樣慶祝聖誕節

聖誕節快到了！每年的這一天，天主教教友們都以愉快的心情慶祝耶穌的降生，今年更特別高興，因為我們經過革新，更認識耶穌的真精神了。

百年來帝國主義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利用教會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中國大陸解放之後，這般豺狼們，見到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他們更變本加厲的造謠破壞，幹些特務、間諜活動，企圖推翻人民政權，使美帝國主義重來侵略中國，繼續壓榨中國人民。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曾用過很多花樣欺騙、恫嚇天主教教友，但是全都失敗了。我們清清楚楚的認識到：他們是中國人民的死敵，也是天主教教的敗類！

全國各地天主教經過一年來的革新運動，很多的帝國主義分子被清除出去，天主教的面貌為之一新。即以天津而論，去年聖誕節時候，不是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還盤据着西開總堂嗎？說起來真是一件痛心的事，這樣一個危害中國人民利

益，不得耶穌歡心的法利賽黨徒領導着慶祝聖誕節，這是違反天主聖意的，也是整個天主教的污辱。

以往，很多的教友，受了帝國主義的欺騙蒙蔽，恭順地聽他們的亂命，致使天主教烏烟瘴氣。這一方面固然是帝國主義分子的罪惡，同時教友們也應深自檢討：我們是中國人，爲什麼聽從帝國主義分子作侵略中國的勾當，不加制止，甚至爲虎作倀呢？我們是天主教徒，爲什麼放任法利賽匪徒冒犯天主十誡，不加聞問，甚至不讓別人講述呢？一個覺醒的中國的天主教教友是應當痛悔的！

當此聖誕佳節來臨之際，我們認爲無論是神職班和教友，有兩件事情要做，作爲慶祝聖誕節的禮物。一是檢查一下自己的思想，那些地方是被帝國主義分子蒙蔽了，那些行爲是遵從了帝國主義分子的指使，危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加以反省；二是根據每個人所知，無情的揭露帝國主義分子的罪行，同時在思想上肅清帝國主義分子的毒素，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堅決和帝國主義鬥爭到底。

一個天主教教友，慶祝聖誕節，當然是歡欣鼓舞的，但是這還不够，我們必須要使耶穌聖心喜歡，耶穌聖心怎樣才能喜歡呢？那就必須保持天主教的純潔性；廣揚耶穌的真精神，要想達到這一目的，除去澈底實行革新運動，是沒有別路可走的。

在西什庫「仁慈堂」裏我親眼

看見的幾件事

聶國峰

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了西什庫「仁慈堂」，並把帝國主義分子法籍修女雷樹芳逮捕起來，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連日來各界人民和被審兒童家屬紛紛寫信給各報，一面擁護政府的正確措施，一面控訴帝國主義分子殘害中國兒童的罪行，然而這些以「仁慈」為名的豺狼們的罪惡是說也說不完的。我會於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〇年在西什庫「仁慈堂」內佑貞女子師範讀書，現在把我親眼看見的幾件事寫在下面：

虐殺中國姑奶奶

那時有一個管大廚房的中國姑奶奶姓郭，是個鄉下人，沒念過多少書，家道很窮，沒錢給「大姑奶奶」送禮，因此雷樹芳非常看不起她，叫她去做極重的工作。郭姑奶奶所管的廚房有一千多人吃飯，可是只有一個女工一個男

工幫助她。有一次，我看見郭姑奶奶站在鍋台上，用大鐵揪往外鏟小米飯，累得前仰後合，出的汗把衣服都濕透了。等她鏟完十幾桶下了鍋台，就累得吐了有半碗血沫子，可是仍是不准許休息。有一次她累得太厲害，午飯沒吃好，下午餓了，又吐了幾口血，就由飯鍋裏拿一塊乾飯疙疸吃，被雷樹芳知道了，說她犯了第七誡，結果郭姑奶奶給雷樹芳下了一跪，方得饒恕。因為工作太累，精神又受刺激，郭姑奶奶吐的血日漸增多，雷樹芳這個狼心的帝國主義分子仍然不讓她休息，郭姑奶奶就這樣活活的累死了。

耳內生蛆

在一九二七年暑假期中，姑奶奶們全去避靜，所有病房、小孩院、活計房等，由學生和

保守的去替班，我和劉瑪利、劉亞納等去看顧小孩。到了小孩院之後，我看見一個殘廢的孩子，右手不會動，左腿不會伸，又聾又啞，同時她的頭不住的亂搖亂擺，用痛苦的眼光瞅着我們。當時我看她可憐，就把她抱起來，她用頭在我懷裏亂碰，可是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也許是她初次得到人間的溫暖吧，她放聲痛哭。那時我想也許她頭上有什麼毛病吧，於是把她放在地上，開始檢查她的頭部。及至檢查到她的耳朵時，可把我吓壞了，原來這孩子小耳朵裏爬滿紅蛆，唧唧亂動，我大聲叫起來，其時亞納劉等跑來，全都憤怒的叫起來，後來瑪利劉幫助我從孩子耳朵裡挑出二十多條蛆，這個孩子好像不太難受了，可是終因內部受傷過重，沒有幾天就死了。

『魔鬼』打孩子

一九二六年夏季，一天夜裏，我正在睡得正濃的時候，突然被慘叫聲驚醒，聽見一個小孩連聲叫喊：『魔鬼打我啦！魔鬼打我啦！』當時同學們全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第二天一

打聽，才知道這個被打的是『小活計房』的孩子，打孩子的不是『魔鬼』，而是帝國主義分子扮演『魔鬼』打孩子的殘酷行爲。

在『小活計房宿舍』裏睡覺的有三十多個孩子，屋裏沒有廁所，夜裏必須到院子內放的木桶去大小便。這夜被打的孩子，在白天安不知道什麼原故，『得罪』了一個帝國主義分子。這個殘暴帝國主義分子就扮演成魔鬼，在夜裏等到這孩子來坐桶子的時候，就把她按倒在地加以毒打，說是『魔鬼』從地獄出來『管教管教』她。這個孩子被打得半個身子鐵青，連疼帶怕不會動撼了，直到管她們的姑奶奶來了，才叫別的孩子們把她抱到房裏去。

虐待殘廢女孩子

殘廢院裏有一個瞎女孩子，聽到出嫁的姐妹們生活美好，吃的穿的全比殘廢院強，工作不太累，又可以隨便到各處去。這個瞎女孩子很羨慕這種自由生活，願意早日脫離這人間地獄——殘廢院。帝國主義分子知道她的望願之後，便說她上了『魔鬼』的『誘惑』，要犯第六

誠，就指使其走狗，把這瞎女孩子拉到套院裏用藤條抽打，打完還不許進屋。這時正在初冬，被打的孩子又疼又冷，在院中痛哭失聲。帝國主義分子們不但毫無人類同情心，反而又命其走狗用一大桶冷水，猛然向孩子的頭上澆下，並且問：「還哭不哭？」孩子不敢再哭了，因為還不知道要受什麼刑罰呢？帝國主義分子見到這情形就說：「把誘惑勝過去了。」

出賣女孩子

「仁慈堂」女孩子們的婚姻，完全操縱在帝國主義分子手裏，也就是公開出賣。當時的價錢，一個女孩子是三十塊錢。只要是一個男教友（殘廢與否，年齡是否相當則不過問）帶有一個神甫的證明信就可以買到一個。手續是這樣的：雷樹芳見到證明信之後，就通知管大嬰孩的姑奶奶，就把年齡大一點的或者為她們所看不上眼的女孩子叫到門房旁的小會客室裏，任男的選擇。選定之後，姑奶奶就把這女孩子的姓名年歲單交給男方，這女孩子的終身命運就由此註定，不論願意不願意是不許反對

的。

由以上幾種事情看來，「仁慈堂」簡直是帝國主義殘害我國人民的活地獄。如今，豺狼們的毫無人性的罪行已赤裸裸的擺在世界人民面前，我們是要給無辜的被害者報仇，討還血債的。

「過問政治」

「……其實，他們（帝國主義分子編者）不讓中國人民去過問自己國家的政治，就是他們本身的一種政治勾當。因為只有中國人不過問自己國家的政治，帝國主義來中國「過政治」的時候才會方便一些。」

——摘自「堅持鬥爭到底，爭取革命運動更大勝利」，羣衆日報十一月十日社論。

帝國主義分子殘殺我國嬰兒

谷 音

混在安徽蕪湖教區、披着宗教外衣的殺人罪魁蒲蘆（西班牙籍主教）指使他的走狗沙慈心、杜勒撒二人（均西班牙修女）於一九四〇年成立了一所「盲嬰所」——「聖母院」，打着「慈善救濟」的招牌，大量收容我國嬰兒，任意虐殺，十多年來殘殺了我國無辜嬰兒，不可數計。據曾在聖母院做過教員的天主教老教徒余道宗反映，他本人在一九四二年，親自抄過一百多名領洗的嬰兒名單，那時「聖母院」開辦，才不過一年多。又據該院女教員梁允霞說：「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兩年，每年都收到七十名。」另據一九四九年天主教「中華全國教務統計」內所載，單在一九四九年，該育嬰所中的女孩就有兩百名，由此可見，該所開辦十年以來，所收中國嬰兒很多。這些中國嬰兒，由於不斷遭受着帝國主義分子沙慈心、杜勒撒等的摧殘、虐待，大批大批的死亡。據該院女教員梁允霞控訴說：「去年一年中差不多死了一百多個，送來的嬰兒能够活着的很少，最多不超過百分之十五，而這些活着的嬰兒大都是中國奶媽所扶養的。」又據余道宗控訴：「有時每天最多會死過十二個。」到現在為止，該所活着的嬰兒僅有二十七個（幼嬰五個，較大的六個，其餘十六個分散在老百姓家）。這些活着的兒童，也都是骨瘦如柴，其中有兩個是瞎吧，兩個瞎子。對於死掉的嬰兒，在一九四三年時主要掩埋在郊外神山和大官山義地，後來因死亡太多，怕附近羣衆和教徒知道，就秘密的埋在該院花園內及巷道中。

根據許多天主教徒和附近居民的控訴以及各方面的調查，帝國主義分子沙慈心、杜勒撒等殘殺虐待中國兒童的手段是非常毒辣。解放前以及解放後它們一直將收來的兒童放在聖母院大樓底下一間空氣污濁光線陰暗而又潮濕的地下室內。屋後是牛欄，左邊是豬圈，空氣中時常帶着難聞的臭味。夏天蒼蠅成羣，時常叮滿孩子的眼睛、鼻孔和嘴唇上。室內設備非常簡陋，幾十個嬰兒擠在幾張木床上。照顧孩子的只有兩個女工友，日夜輪班。孩子整天躺在床上，屎尿廁在一起。孩子身上大都生滿了疥瘡，流着膿水，有些都爛成窟窿。十有九個嬰兒，因大小便凝結在屁股上，時間長了，屁股便腐爛發臭。冬天她們把熱水瓶放在孩子被窩內，既不用布包，瓶蓋也不蓋好，小孩一蹣瓶蓋便掉了，滾水淌在孩子的腳上身上。出生三個月的嬰兒瑪利加門就是這樣燙死的。

嬰兒們的飲食，不但缺乏營養，而且餽得很。經常吃的是米糊，偶而摻入一些已經沉澱的牛奶。乳頭乳瓶都不消毒，在很多孩子口中插進拔出，以致許多孩子口腔發炎，生鎖口風。有時冬天奶瓶已結了冰，乳頭仍放在孩子嘴裏；有時熱天奶瓶過熱，許多孩子的嘴全燙成了泡。然而就是這樣東西，沙慈心、杜勒撒也不給孩子吃飽。可是她們吃的是牛奶雞蛋黃油麵包，住的是空氣流通光線充足的樓上。却這樣殘害我國的兒童，她們懷的什麼心腸，不問可知了。

帝國主義分子們虐殺中國兒童的事說不完。他們用盡了一切方法來達到這個卑鄙陰險的目的，那是一絲一毫的機會，也不肯放過。據主教公署傳教員李成西控訴：一九四九年秋天，帝國主義分子沙慈心、杜勒撒藉口經濟困難，將送到鄉下千里橋寄養的三個嬰兒收回。當時帶奶的奶媽，捨不得交下來，哭着哀求，寧可不要工資，代爲撫養。因爲孩子養得很好，一個個長的白胖胖。但沙慈心杜勒撒堅決不允，硬把孩子收回，結果不到兩個月三個孩子全都死掉。孩子死了，她們通常是把衣服剃光，沒有棺材，只用幾張廢紙包起來，拖出去埋了。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個嬰兒死了，沒埋，叫狗拖到臺上，咬得不成樣子，而沙慈心杜勒撒殘忍地說：「我們只救靈魂，不救肉身。」

他們對於較大的孩子也同樣的加以虐待，毒打是常事，有時還「禁閉」，強迫他們担任過度的勞動。有個煙吧孩子，才十五歲，因被摧殘得太利害病弱而死。十三歲的余秋義因受非人道的虐待和操勞，得了肺病。帝國主義分子把她拖到一間極陰濕的房間裏，不給被子，後來病重得不能起來，大小便全撒在床上，招的滿身蒼蠅，不久便死了。對三五歲的孩子也是一樣的虐待，常常打耳光，有時還用竹片抽打，甚至還把他們關在墨浴室內，不給飯吃，如嬰兒葉秀華、葉秀娟等就受過這樣虐待。葉秀華控訴說：「今年二月裏，杜勒撒、沙慈心分散我們的時候說：『解放軍來了，現在亂了，等國民黨回來就會平安。她們不是明明認錯共產黨，解放軍嗎？』又如六歲的孤兒蔣利亞，因身體軟弱，膀胱有病。去年冬天因把小便撒在床上，毫無人性的帝國主義分子竟毒打她一頓，打完了還不算，又拿過尿布叫她頂在頭上，罰她跪在床前，用手指頭刮她的鼻子，來咒罵，同時還強迫別的孩子一道來咒罵。看！帝國主義分子羞辱我國兒童到什麼程度？我們不能再容忍了，我們要向全世界人民控訴他們罪行。（按：臺灣人民政府已接受廣大人民的要求，在六月廿二日由救濟分會接管了聖母院，並把沙慈心、杜勒撒扣押起來了。）

史惡罪的田寶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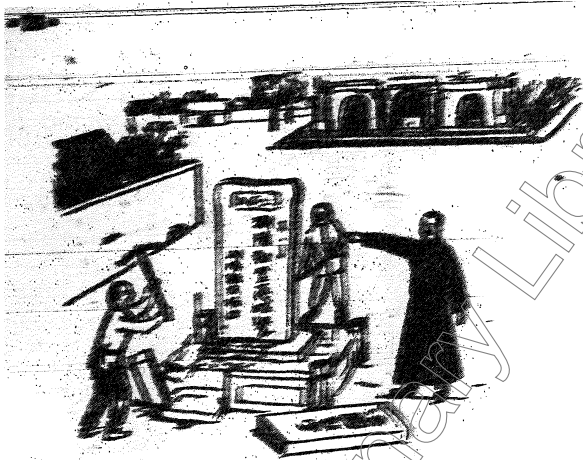
南滿是（補建被已）田寶羅子分義主國帝
，歲四十四年現，人國法，能神的堂主大場劉
上地土的國祖們我在他，國中到來年一三九一
：了年十二行橫巴

生 林



一、在解放前有一
次玩院來了兩
個美國的「教濟
」人員，羅寶田
說法留他們住在
天主堂內，引誘
中國女護士陪那
兩個野獸醉酒作
樂，無私的弄到
了一批「救濟物
資」。

Holy Spirit Library



一、劉陽
天主堂原
是中國教
友捐款建
築的，羅
密申竟在
一九四二
年強行在
碑石前，
除去銅牌
，公開蒸
辱中國教
友的教堂



那天在田里如衣田衣外圍一圍，連鞋包，到臨坑鬼賣
。幾塊錢，一一。裝。喝時，一。席外委洗有處打僕田三
不。打一。點。經。審。新。人。生。從。能。然。被。漢。衣。一。行。打。手。的。是。
。地。中。國。而。的。受。要。多。些。痛。苦。的。的。願。犯。人。、。洗。制。羅



。妻下迫在的，入天被護教女上馳友賓沙日九
 自，的這祖基地無通無安丟又，向出時森四四
 殺投情種對無路得來們集地半地弱，候四，
 了痛况過就顯們，上，無，教路迷教羅辰年一



五、羅
 賓陀在天
 主堂內羅
 薇特務迷
 犯孫長華



六、羅實田在天主堂內私藏軍火，勾結特務匪徒，企圖暴動，一華中反共救國軍「就是在劉陽南鄉金剛洞天主分堂內成立的。



七、劉陽縣公安局依法特羅實田逮捕，從堂內查出卡賓槍四支、馬牌手槍一支、降落傘兩個，防毒面具一副及子彈刺刀鋼盔等軍用品一部。

我認清了帝國主義分子的醜惡面目

津沽大學學生

王嘉齡

我在一個外國教會學校受了

十一年「教育」。在這一個長時期

中，我看了許多美國反動書籍，

我當時最喜歡看的刊物叫做「標

誌」(Sign)，這是一種美國

天主教會所出的雜誌。一本天主

教會出的刊物本應是完全關於教

會與教義方面的事情，但是在每

一期的「標誌」裏面却祇有二三

篇是關於教義的事情，其餘的都

是政治性的報導與關於國際形勢

的文章。我記得有一本「標誌」

就曾經登載了一張宋美齡的相片

，並在下面註着：「這是中國一

個富有正義感的人。她爲爭取中

國的自由與民主來到美國求援助

，但失望的回去了，我們正在爲

她的成功而祈禱。」(大意)披

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口

聲聲說他們與政治沒關係——

「超政治」，但是他們爲萬人唾罵

的宋美齡祈禱，這證明他們時刻

地與反動派密切的連繫着。在這

些雜誌中還經常發表一些反蘇反

共的文章，污蔑我們的友邦蘇聯

，污蔑共產黨和解放區。受了這

些反動書籍刊物的影響，我當時

的思想是極端崇美、反蘇反共，

常恨自己不是美國人，並幻想到

美國去。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

津解放了。別人都進步，我却停頓

下來，甚至於在開倒車。一九五〇

年夏天我畢業了，當時我就計劃

着去香港，然後再設法轉到美國

去。但是因爲經濟條件不夠只有

作罷。這樣我進了津沽大學外文

系。同學們熱誠地幫助我進步，

當剛要邁步向前走的時候，又

來了一股反動勢力阻擋了我。

在這股反動勢力中間給予我影響

最大的就是法籍帝國主義分子明

興禮神父。那時他教比較文學，

而我恰巧是這門課的課代表，所

以和他接觸的機會就比較多。當

他知道我是教友時，就馬上把我介紹到一個所謂「公教同學俱樂部」去。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可以說，是當時津沽大學中的一個租界，一個極端反動的角。到裏面去的人所談的都是些諷刺政府、污蔑政府的話。誰在班上發了議論，誰在班上打擊了進步同學，誰就在這兒受到歡迎。「聖母軍」每週都在這兒開會，並且每當有一個愛國運動來到的時候，帝國主義分子們都來在這兒召集全體公教同學傳授一套破壞辦法。常上那兒去的同學都是一些思想落後或反動的，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明興禮常常濫用「犯罪」「背教」等名詞來阻止我進步，來恐嚇我，我真的被他蒙蔽住了。譬如在第一次參加軍幹時，我就去問他：教友參幹是否對呢？他說：「現在參加軍幹還不是爲中國出力，還是爲他們（指共產黨）出力，所以教友最好不要報名。」他就這樣阻撓中國青年去愛國，去參加愛國行動。這時抗美援朝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津沽的同學們都動起來了，學校裏舉辦了許多次揭露美國真實情況的報告，留美的教授們都把他們在美國所見到的黑暗情形介紹出來，同時進步的同學們也啓發了我對祖國的認識，使我看到了新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欣欣向榮的景象。於是我對美國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對過去的崇美與反共的

思想加以初步的批判。

在這時候，四川廣元愛國的天主教友發起了三自革新運動。我從報上看到這消息後，就去徵問神父們的意見，孫志洪和明興禮却說：查了一天地圖也找不着廣元這地方；報上所登的是虛構的。而事實上明興禮在他所著的「巴金的生活與著作」就提到巴金的父親是廣元縣縣長。我們看，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竟昧心昧已說謊話，犯第八誡，無恥已極。後來天津市天主教三自革新促進會籌備會成立了，並發出三自革新宣言，明興禮這時對我說：「絕對不可以簽名，簽了名就是脫離教宗，就是背教。」

當卜相賢、鮑翊華、房如晰

被政府逮捕之後，有一位公安局的閣僚志向我作了一個報告，詳細地揭發了帝國主義分子們的罪行。這報告驚醒了我們：我覺得我知道的太少了，過去一直聽信着帝國主義分子的話是太傻了。於是我就開始閱讀一些關於天主教的書籍，從這些書中使我認清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帝國主義一直是利用天主教來侵略我國的。我知道了過去在中國傳教的外國神父在各方面都有特權，到處欺壓中國人民，經常強佔土地爲己有，教案就是中國人民不堪受壓迫而起來反抗的具體表現，許多促成不平等條約的戰爭都是帝國主義藉口教案而發起的。我又在報紙上看到在東南歐新民主主義國家中，所破獲的間諜巨案都

是與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有關。這些給了我很大的教育，使我認清了這些作着反人民活動的帝國主義分子們並不是個別問題，而是一個有計劃、有系統的陰謀活動。

同時我對於教宗也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通過了一些歷史書籍，使我知道了許多過去帝國主義分子不讓我知道的事情。我讀到了西班牙在中世紀的時候，就會在教宗的讚許下成立了所謂「異教徒裁判所」，把一切不信天主教的加以非刑，甚至生生地燒死，這難道也是宗教範圍以內的事嗎？著名的科學家伽利略也受到過教宗的迫害。這些事實使我認識到教宗也和其他的人一樣，

他是會犯錯誤的。

由歷史上和擺在眼前的事實上，我深切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華的罪行，認爲天主教非革新不可了，就這樣我毫不遲疑地在革新宣言上簽了名。

在「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侵略展覽會」上，我看到了這些帝國主義分子的種種罪行的鐵證。這些使我更進一步的、更深刻地認識到他們的猙獰面目及其私生活的淫蕩無恥。就是這些人把天主教搞成一團糟。所以今後我們一定要澈底實行三自革新運動。教友們，讓我們與全國人民携起手來，在毛主席與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爲建設偉大的祖國與美好的將來而共同努力奮鬥吧！

徐州市天主教友愛國學習委員會

告天主教友及各界同胞書

親愛的天主教友們，各界同胞們！

當前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正在日益高漲，全國天主教友的政治覺悟也逐步提高；廣大的愛國天主教友在愛國的神長領導下開展了「三自革新運動」，投入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的愛國運動中，與帝國主義展開了正面的鬥爭，揭發了以黎培里爲首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的各種陰謀活動罪行。這一正義的行動，已博得全國人民的支持與贊助。徐州的天主教友由於過去受到帝國主義分子的欺蒙、恐嚇沒能自覺的行動起來，但不少的教友認清了帝國主義分子的面貌，熱愛祖國，要求進步。因此，我們會於十月二十一日召集了一次愛國天主教友的座談會，並組織了「天主教友愛國學習委員會」，以期通過學習加強宗教界的抗美援朝運動。當這個消息在十月二十六日的報紙上發表後，竟遭到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野蠻無理的干涉。在十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中國神甫徐宗禮、姜金幣等便分別通知我們「停止神功」，當時我們非常詫異。按照教會規矩除非教友有了不可赦免的滔天大罪才加以這樣的處罰，但是我們犯了什麼罪呢？難道是我們「提到愛祖國」提到反對帝國主義就是「罪」在不赦嗎？無疑的這是帝國主義分

子濫用神權干涉教友愛國的野蠻無恥行爲，是每一個中國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我們於本月二日向主教都軼歐提出了書面和口頭的質問。但經過這次質問，更十足證明了帝國主義分子的狡猾卑鄙和所謂「超政治」的假面具。當我們問到他：「停止我們的神功你知道嗎？是什麼理由？」他回答：「知道是知道，這是『良心』問題，不用問我。」他這樣的回答是好狡的，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說：「你們這樣做（愛國和反帝）就是『良心』壞了，就是有罪。」當時我們又問：「我們的良心好壞你怎能知道呢？」他答：「我不知道。」我們問：「既然不知道根據什麼定的罪來停止我們的神功呢？」他當時便說不出所以然。由此，我們便可以清楚的認識到：停止我們的神功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濫用神權來破壞阻撓我們的愛國，並企圖恐嚇其他的教友。

再從都軼歐的書面答覆中也可看出他的陰謀，雖然他提到：「教會不反對抗美援朝，因爲教會會介紹了蔡俊華先生，也同意了史培清先生出席參加抗美援朝會議」，「對於政治活動每個教友有他絕對的自由，神職人員絕不預預」。這又是一個騙人的花樣。事實不是如此，相反的，是加以阻止。當本市「第二次抗美援朝代表大會」召開時，抗美援朝分會事先通知了徐州天主教會要通過民主方式選出對抗美援朝推動有成績者三個代表。但是，教會怎樣辦的呢？却是採取推諉應付的辦法，隨便指派一個教會職員作代表。而且抗美援朝代表正在開會中，都軼歐竟公然宣佈停止他的神功。教友們！我們想想這是什麼道理？就連都軼歐自己也無法回覆這個問題。我們能相信他所說的：「該當參加，我不阻止」的鬼話嗎？這能是說不干預教友的政治活動嗎？正如耶穌向門徒們說：「你們先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子，就是假仁假義。……」因此，我們教友們應當提高警惕，防止法利賽人的酵子，表面看來一片菩薩心腸，內

心却藏着毒辣的陰險兇惡。所謂是「良心」問題，這正是脅迫我們有愛帝國主義的「良心」，我們的所謂「良心」就是說：有愛國家愛人民的良心，就是參加反帝愛國運動。

當我們問到鄧恢歐的代言人徐宗禮，天主教是否應當革新時，他公開說：「革新就是「叛教」，革新就是「壞榜」。」這是他招認了不准我們革新，不准我們反對帝國主義。

親愛的教友們！我們都是愛祖國的中國人民，善良的天主教友，我們清楚的記得一些天主教中的敗類，背叛祖國屠殺同胞的漢奸，如欠下人民血債罪大惡極的反動派，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却待他們若上賓，並沒有停止他們的神功。而今天我們爲了愛自己的祖國，反對帝國主義却受到了「懲罰」，這不是「超政治」，這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的行爲，我們要堅決反對的！

親愛的教友們！法利塞人的黨徒——帝國主義分子是嚇不倒騙不了我們的，我們爲了愛國、愛教、維護教會的聖潔，一定加強學習，繼續揭發隱藏在教會中的帝國主義分子，在天主教友中更廣泛地開展反帝愛國運動，並希望全市的愛國天主教友們緊密地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堅決與帝國主義分子鬥爭，爲保持教會的聖潔而努力！我們相信這一正義的行動，在全市各界人民的熱烈支持下，一定會獲得最後的勝利！

徐州市天主教友愛國學習委員會

十一月八日

「聖母軍」——帝國主義罪惡的工具

「聖母軍」上海分會副會長張亮惠的供狀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奉令將一千領導、組織「聖母軍」的帝國主義分子和首要人員逮捕後，在審訊過程中，他們已在中國人民群眾嚴的法令面前低頭認罪，先後供認了「聖母軍」的反動活動和他們自己的反動罪行。以下是「聖母軍」上海分會副會長張亮惠的供狀：

我生長在舊社會內，對人民政府，對共產黨的政策，認識不夠。現在我認識政府，對宗教信仰自由是不干涉的，共同綱領已有明文規定，且本市之各教堂，星期日或占禮慶日教堂之鐘聲可如前的聽到，宗教儀式照常的在舉行，事實證明人民政府是不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的。我過去崇外、親外的思想濃厚，並長期受匪幫思想的影響，對人民政府認識不足，所以參加「聖母軍」反動組織，接受了帝國主義分子莫克勤、趙玉明等陰謀進行了不少違反人民的活動。

當我任「上海分會副會長」時，莫克勤會多

次囑我成立「聖母軍」的核心秘密組織「通訊委員會」及「訪問委員會」；以通訊及訪問方式，調查「上海分會」所轄的各地「聖母軍」活動情況，向「分會」統計報告，並互通音訊聯絡。本來莫克勤要叫我負責，後來莫克勤爲便於控制由他親自領導，選擇各「支會」的核心分子任爲「通訊員」或「訪問員」，以私人通信方式調查各地「聖母軍」的反政府活動情況，報告愛爾蘭「聖母軍總部」。我所知道參加爲「通訊員」的潘毅及「訪問員」方心淑現已逃往香港。本年夏我會將我保管的（一九五〇年前「區會」（即未劃分時的）的訪問調查表及各地的調查表約十份交趙玉明集中保管。

當抗美援朝、愛國公約運動開始時，帝國主義分子衛達理曲解「有神」、「無神」，要我們不簽名擁護共產黨。在聖心醫院的震旦護士學校內，在簽訂愛國公約的會議上，因事前衛達理作

好了佈置，致大多數同學沒有簽名，而我自己亦沒有簽名。

本年二月下旬在華東區教育會議上，討論三自革新運動時，我會公開起立反對簽名，並在張伯達主張不簽名的信上簽了字，事後因此會受趙玉明、許士英、莫克勤等的口頭嘉獎。

當驅逐黎培里運動時，我思想上認爲不可驅逐的，現在我認識到他有危害中國人民的犯罪事實，故應當予以驅逐。

本年七月間的某星期六下午在淮海中路聖心修道院內，在指導司鐸趙玉明等召開的抗拒登記的會議上發表：當向「聖母軍」會員們「加強神修工作」在「神業上打氣」，並不接受「聖母軍」爲反動組織。會後並將我保管的名冊等交趙玉明集中保管，以便毀滅罪證，並燒毀「聖母軍手冊」企圖逃避責任。

一九五〇年十月我接受了帝國主義分子的指使，將解放前在匪幫無錫衛戍司令部工作的反革命分子張德仁安插在聖心醫院任臨時醫師。三個月後並將他介紹給梅開和（係）外人區會指導司鐸）任浙江德清縣新市露嘉診所的醫師，沒有詳細調查他已往的歷史，反安插包庇了反革命分子。又聖心醫院的出納員趙明養會爲蔣匪幫的「國

民黨」黨員，曾在「國防部第二廳」內任事。事前沒有調查，事後沒有向政府報告。我又把其他會任國民黨游擊隊等分子安插在醫院內，不向政府報告，包庇了反革命分子。

其次，我要揭露就我所知道的在帝國主義分子莫克勤等操縱之下，披上宗教外衣的「聖母軍」組織的罪惡活動：

一、打着「宗教」招牌，利用青年人愛好的活動形式，實際爲打擊青年團，監視進步同學，並組織「青年支會」打擊少年兒童隊。本年夏季在崇真堂內莫克勤私下告訴我說：「參加青年團係被魔鬼利用，靈魂有失落的危險，當設法說服爭取他的靈魂，不要被魔鬼利用。」並說：「你們如若發現有教友同學有進步的危險或想參加成爲青年團團員，要馬上報告指導司鐸們，我們要立刻停止他的領聖體及辦神工等。」並告訴我：「如若進步同學有意參加青年團時，即馬上派「聖母軍」會員進行監視，阻止他參加青年團。」並對學校內的青年團員時常派「聖母軍」會員進行監視注意他們的活動。他還得意的說：「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聖母軍」會員很好，已經打擊了青年團員。」此外莫克勤來滬後會親自指導組織「青年支會」，目的爲了打擊少年兒童隊。

「指使各級『職員』、『團員』破壞各種愛國運動」。

(一) 破壞參幹運動：衛達理 (Vital)、「聖寵之母」等三支會指導司鐸，在聖心醫院內打擊政府號召的參幹運動，他對「聖母軍」會員說：「參幹就是幫助魔鬼工作！」他教「聖母軍」會員們不要參幹。同時亦教「聖母軍」會員們注意有無其他非「聖母軍」會員的教友同學參幹，主使「聖母軍」會員們進行勸阻，說服不成功時，可向其家長進行說服阻止。因衛達理的宣傳，故聖心醫院內的震旦護士學校的參幹運動沒有成功。

(二) 破壞愛國公約運動：衛達理曾對我說：政府號召的愛國公約，我們不要簽名。並在聖心醫院震旦護士學校內「聖母軍」會員們講解阻止他們簽字，並囑「聖母軍」會員勸阻其他同學不要簽字，致使在簽訂愛國公約的會議上，大多數同學不簽名。同時亦阻止聖心醫院的工友們在愛國公約上簽字。

(三) 破壞愛國教友發起的三自革新運動：「指導司鐸」許士英在「和平之后支會」會議上訓話說：「三自革新運動為裂教運動，是不可簽字的；誰簽了字，就不准領聖體辦神工！」並通知「聖母軍」會員們轉告其他教友不許簽名。在會

議外亦會個別對我告誡：不得簽名。在華東教育會議上，我反對並不簽字贊成三自運動後，許士英知道後立即向我恭賀。「上海分會指導司鐸」趙玉明也會在「教務協進會」內他私室中對我說：「三自運動是裂教運動，決不可簽名的。」並授我「聖而公會」及「學習參考」，指「聖而公會」為破壞三自革新運動最好的對策。又說：「如若爲了破壞三自革新運動被政府逮捕而死，就是致命。」並鼓勵我堅決拒絕簽名，我受了他的指使，在華東教育會議上反對簽字後，去對他說，他馬上恭賀我說：「這是『聖母軍』良好的榜樣，希望『聖母軍』會員們都能學你的好榜樣。」他並告訴我：「教務協進會」方面已多次討論三自革新運動的對策，決定反對並號召「聖母軍」會員破壞三自革新運動，向全國散發「學習參考」，「聖而公會」等書籍，作爲反動宣傳資本。

三、設立「瑪利亞圖書館」，散發「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的反動書籍，散佈反對政府語言，並迎合青年心理用連環圖畫，聯歡會演戲等方式毒害青年思想：「聖母軍」在莫克勤主使之下在各支會內成立「瑪利亞圖書館」，經常由「天主教教務協進會」供給各種書本，流通給「聖

「母軍」會員們閱讀，並通過「聖母軍」會員流通給其他教友閱讀，毒害青年思想。趙玉明即為「天主教務協進會」內出賣散發反動書本的負責人。莫克勤等帝國主義分子並用「魔鬼當道，教難臨頭」等諛言，愚弄教友為帝國主義「致命」；說為「自革新運動被捕而死即是「致命」等謊言。莫克勤、趙玉明會主任董世祚，用演戲方式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利用「聖母軍」會員們演出「萬王之王」公開號召「致命」。天主教務協進會」出版的連環圖畫「英烈王亞納」亦是號召為帝國主義「致命」的。

四、帝國主義分子召集秘密核心會議抗拒登記，銷毀罪證：本年七月間在淮海中路聖心修道院內由趙玉明等召開「聖母軍」「區會」以上核心分子秘密會議商討抗拒登記的對策，並有十多個我所不認識的外國人參加。會議上決定將「聖母軍」所有的名冊檔案書籍由「指導司鐸」們集中保管，以便毀滅罪證，逃避登記，並決定大家一致不要承認「聖母軍」為反動組織，如若有事故發生，與「聖母軍」會員們無關，由「指導司鐸」們出來負責對抗。當時「瑪利亞無玷之心區會」「指導司鐸」甘霖並堅決主張「集體抗拒

登記」，並叫「指導司鐸」們通知各「會員」們不要登記。

回想我從一九四九年二月經許士英的介紹，參加了反動的「聖母軍」（當時我只聽他的講解很動聽，相信了他的「聖母軍」是一個「教友傳教組織」的謊話）。由於我長期受帝國主義奴化教育及蔣匪幫反動統治的思想毒害，而對人民政府不夠認識，當時沒有很好的考慮，接受帝國主義的欺騙而參加了「聖母軍」。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兩年來我親自參與的反人民活動事實，使我明白了「聖母軍」是帝國主義假借宗教外衣，陷害青年，散播思想毒素，進行反共反人民罪惡活動的「秘密反動組織」。並在「聖母軍」組織內隱藏了不少反革命特務間諜分子。

從今而後，我決心向政府登記退出「聖母軍」。這一秘密反動組織，擁護政府取締「聖母軍」的正確措施，並向政府坦白一切，虛心反省自己的罪狀，檢討已往的錯誤，今後我堅決與一切帝國主義判斷聯系，提高警覺，做到更好的為人民服務。

張亮惠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孫峻德神甫來函

促進會各位同志：

我在十月廿七日由津啓程當日抵北京，轉向大西南。在京時曾至東交民巷天主堂見着了張神父，據張神甫談，北京神甫參加土地改革共二人，其一是交民巷天主堂神甫姚光裕，參加中南區土改，定於十月卅一日前往；其二是南崗子天主堂牛聖貴神甫，參加西南區土改，已於十月廿五日出發。

我於廿九日早八點到漢口，當日午後六時上船，在船上休息了兩夜。卅一日四時開船，至十一月七日午後六時到達重慶。沿途曾在沙市、宜昌、巫山、萬縣等地登岸。宜昌天主堂離碼頭很近，我乘便造訪，以便了解革新情況，但因時間太晚，促進會委員都已回家，只見到了本堂神父鶴公。據他說：此地革新運動發起很晚，城裏教友爲數不多，中國神甫在城裏者有五位，參加革新者只有兩位，教區主教已於去年去世，代理主教及教區管轄的是帝國主義分子，因爲不肯交代賬目，今在城西郊修院裏被羣衆監視着。

到了重慶之後冒雨拜見了石代理主教，他們正在準備開會，所以我們只談了一刻鐘。據石代

理主教說：重慶天主教革新工作約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開始，但進行的很慢，組織有學習會，神甫教友分別着學習，學習材料主要是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華的事實。我們天津的廣場半月刊他們已經收到了第六期。政府與人民對革新後的教會很重視，各方面都加以照顧，各市級與區級的人民代表會中，都有教會的代表列席。

十一月八日，離開重慶，十日到達川北行署所在地南充市，住於人民大旅舍，該舍是新建築的，可容兩千餘人。由津到南充，一路上見到了新中國的朝氣，處處都在建設，南充現在在建設可容二三千人的大建築物，就有五六十所，發電廠建立起來了，全城已大放光明。新建築的人民的娛樂所、人民大戲院及電影院，都可容納四五千人。自來水的設備，現正在發展着。南充的王主教很早熱贊同革新。在第二期土改中，南充有二位神甫及數位教友參加，此次第三期又有數位神甫及教友參加。現在有的神甫參加了本城的宣傳工作。現在我正在南充學習，一星期後大概赴劍閣工作，一路上各工作團人員對我全很客氣，對革新後的教會都有了新的認識。生活方面感覺政府對我們照顧的很週到。寫到此學習已開始，別不多談。敬祝革新順利前進。

孫峻德十一月十二日



誰「吃」了我一萬法郎？

——記南京教徒蔡孟氏對帝國主義分子的控訴（註）

文 律詩
張 鷟畫

(一)

二十年前了，我一個五十歲的老人，
爲生活，捨家園，離鄉背井，
飄洋過海到法國給人家幫工。
丟下自己的孩子，抱起人家的孩子；
燒飯洗衣服，辛苦只怪命窮。
二次大戰起來，別人都回了家，
我在監獄的子彈底下脚步不停，
給外國人買東買西，端茶送飯，
就這樣前前後後過了十六年整。



— (11)

我不是不想我的家、我的兒女、
也不是沒想過老來何以爲生。

十六年來，一滴淚和着一滴汗，

積攢下十萬法郎；又偏趕上匯兌不通。

我家四輩兒奉教、事奉天主，

我把教會的人看成無比的神聖。

一萬法郎交給了巴黎天主教會，

託他們弄回國來，給我兒女作家用。

我深信他們該當是天主的好信徒，

所以我放心，以後連門都沒開過一響。



三

仗打完了，勝利了！我說不出的高興。

坐船回國，下船趕快到教會去打聽；

可是他們說：「不知道，錢沒見着！」

這話在我火熱的懷裏丟上一塊冰。

回家一問，我那可憐的二兒和媳婦，

都因為窮苦難熬變了性命，

人家說：他們倆死得可憐慘！

我再也壓不住壓了二十年的悲憤。



(四)

我還是找我的錢，我去找于斌，

也找過霍希里的一個秘書，他姓翁。

他們推三阻四，後來乾乾不見面，

有的更說：「沒有辦法！」筆錢可買幾橫。

我想入上海安老院，他們不收留我，

我祇有新褲，求天主教我這條老命。

沒錢又沒人，我吃飯都發了愁。

到頭來還得給人家洗洗縫縫。

那時我極定決心皈依天主，

教友們驅逐聖地里，我還不肯簽名。



(五)

經過了學習，又聽了別人控訴，我自己心裏也七上八下直撲通。

有一天整整睡了一天又一宿，

猛覺開我心裏開了窗子，見了光明！

原來是那些帝國主義分子，他們

「吃」了我一萬法郎，若得我受苦受難，

他們害死了我的兒子和媳婦。

還起來我哭都哭不成聲！

好狠心的東西！你們什麼壞事都幹呀！

連一個舌老婆子你們都不放聲！

教友們！我控訴于統，控訴塞培里，

控訴所有這些教會欺騙窮人錢。

從今以後咱們要革新，要讓他們受到底，

不許這些魔鬼再在咱們國裏橫行！

(註) 這篇控訴原題「塞培里等帝國主義分子欺騙了我」，原載南京新華日報。

稿

約

一、本刊歡迎各地神長、教友及讀者投稿。

二、內容以反帝愛國愛教為主，如：

(1) 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

(2) 各地三自革新運動的工作經驗及發展情況；

(3) 對於帝國主義所歪曲的教義的批判。

三、文章體裁不限，但要通俗。論文、紀事、文藝、通訊均可。

四、稿件請寫清楚，直行，請勿寫在紙的兩面。

五、圖畫及照片尤所歡迎。圖畫請用黑色。

六、稿費文字每千字一萬元至五萬元；圖畫及照片每幅一萬元至三萬元。

七、本刊對來稿得酌予刪改或摘取其中的一部分。

八、來稿除附有貼足郵票的信封外，概不退還。

九、稿件請寄天津十區新華路二七二號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廣揚編輯部。

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登記證新字第七十四號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天津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五拾柒號

廣揚 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冊人民幣一千元)

第十一期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出版者 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天津一區河北路八十號)

訂閱價目表

| 期 | 閱冊數 | 價目 |
|-----|-----|-------|
| 三個月 | 六冊 | 六千元 |
| 半年 | 十二冊 | 一萬二千元 |
| 全年 | 廿四冊 | 二萬四千元 |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國外及掛號郵費數目，請來函接洽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